



這是一位史學家對一位兵學家的評價：
「他寧可踴躍獨行，不願趨炎附勢。」

兵學永在 · 浴日永在

胡·耐·安

浴日的云逝，忽忽又已三週年了！

三年前，當我聽到浴日的死耗，曾以沉痛的心情，寫了一段小文。我與浴日，既不是祇一清雅故的泛泛之交，也不是由酒食徵逐或權勢利用的所識；我倆的的確確是文字論交道義相期的朋友。那，又豈是一段小文所能盡其哀思？謹再以小文一段，於浴日的續學力行，表達我對浴日之死的哀思，為浴日逝世三週年祭。

本來，評寫一個人的「身價」，決不能就「財富」或「官位」着眼；甚且其人財富的累積越多，其人官位的掙紮越高，其人的品德，也就是其人的身價，越正恰巧是醜惡交織而成的無善足稱。老實說，寫如彼其人也者，任是如何其小的「小文」，也難湊合起來；固然，昧着良心用詭飾詞句寫諛墓文，或者差遣行事操縱場令，那該得另當別論。

我要寫的我對浴日的懷念，便是我對浴日身價的評介。

浴日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書獃子，不客氣的說他是一個不折不扣「其愚不可及也」的大傻瓜；他有大可「寅緣」官位的終南捷徑，他也有「受恩」私室的逢迎良機；他却還是他那「書生本色」的一套，說老實話，寫不悖理性的文章，不覺求俸給以外的「錢財」。關於類此的「愚行」，

絕不是那干聰明人所敢做所肯做所能做的，我却親見浴日是「貨真價實絕無些仔掩飾」極其自然的做將出來。在甚多場合，我體會出浴日是「滔滔天下」的另一個世界的人；因此，也就加深我和他的友情，「臭味相投」，我倆常以「大傻瓜」彼此對稱着。不過，浴日並不是真不能「機巧」；「險詐」，也並不是真不會「投取」「行使」；同時，他又何嘗不體味到「席豐履厚」較「嗚呼子號」是別有況味？然而，他却能「獨醒」「獨清」的辨別其「有所為」「有所不為」，他寧可踽踽獨行以葆持「清白」，他不願趨炎附勢以「剽竊」富貴；老實說，他是一個有炎勢可事趨附的人，他却不屑「熱中」的一顧；他慣于也許是他喜于坐冷板凳。這真是傻瓜愚行嗎？此其傻，此其愚，如果和聰明人的機巧險詐衡量一下，孰難孰易？孰得孰失？浴日的「其傻其愚」，便是浴日的「難能可貴」。換一個時地，我敢說浴日是不會被入目為其傻其愚的。

就浴日來說，他所留給朋友們的，至少在我的懷念裡，他那傻瓜式的愚行，沒有為財富官位損傷素行，不肯受權勢威武折磨氣節的愚行，敢情比聰明人所慣使的那套「譁眾邀寵」的「沽名釣譽」的傑作，是經得起考驗經得起熬煉而令聰明人會自慚不如的。我說他「其愚不可及」，却

是英雄豪傑輩用盡聰明機智所難以幾及的。

在著重「現實」的今日，聰明人能以聰明博取生前的財富和官位的，比比皆是；並且也可以說，並不是什麼難以做到的事；祇要他肯「低估」自己的身價。但是，要想多「培養」，其實毋寧說是「寬容」像浴日這樣傻瓜愚行的人，而且要在死後還能找不出他生前有何悖言悖行；凡屬浴日所交所識，試一閉目凝思，那個無華華的的笑面龜，那直搗了當的爽快言談；這個大傻瓜，可不真是鳳毛麟角的不可多得？可不還永恆的留在我們的懷念裡？至少，在我，浴日所交識的一個朋友是如此的。交友寧求其傻，素行難得其愚，其然豈然？浴日絕不是傻瓜，更未嘗愚行。「秦皇漢武今何在？」反而許許多多的「寒酸」，可不因「立言」而名垂不朽？浴日手輯的「中國兵學大系」，手著的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「孫子兵法總檢討」等，便是歷萬古而永在的立言。若然，兵學永在，浴日永在！